

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等致阎敬铭函札

杨居让

陕西省图书馆藏有一部粘贴本《名贤书札》。内中所收十七封信札,是清咸丰至同治年间何绍基、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祁隽藻、曾国荃、孙如仅、徐保字、李鹤年、宋祖骏等人写给阎敬铭的私人信函。众多名家墨迹,跃然纸上。信札内容则关涉镇压太平军、捻军以及陕甘回民起义,大多未见史书记载,故其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均至为珍贵。本文在论述其书札形制的基础上,考定辑制者及书札文献价值,以资文献和史学研究者参考。

一、别致的装帧和特制的信笺

《名贤书札》一册不分卷,采用经折裱褙装帧形制,开本为28.8×19.2cm。前后硬纸封面是用黄、红、蓝三色方形十字图案锦缎裱褙而成,古朴庄重,华丽又不失典雅。在《名贤书札》封面左侧,有一竖形封蜡粉纸题签:高21.5cm,宽3.5cm,题签上墨笔楷书题“名贤书札”,精致隽秀。题名下有“己未四月”纪年。在纪年之下,有两枚竖排方形阴文篆字朱印,一曰“眉城王氏”,一曰“仙州老人”。

《名贤书札》空白第二页左下方开卷起首,钤有“眉城王步瀛字仙州子遁斋号息壤馀生”印章,接着就是装裱整齐的十位写信者所写的十七封信札。这些书札信笺,不光笺纸是彩色的,笺纸上面的水印图案也是彩色的。图案不同,色彩各异。比如何绍基所用淡黄色纸(也有红色)紫色桂花笺,左宗棠所用藕黄色纸红格笺,李鸿章所用淡黄色纸白色梅花笺,曾国藩所用粉红色纸(也有黄色纸)红色钟鼎铭物笺,曾国荃所用黄色纸(也有淡蓝色纸)淡紫色梅花笺,孙如仅所用淡黄色纸(也有橘黄色纸)紫色菊花、兰花、山水笺,徐保字所用淡粉色纸黄色人物故事笺,李鹤年所用淡紫色纸(也有黄色纸)淡蓝色山水笺,宋祖骏所用淡黄色纸淡蓝色梅花笺,这些彩色笺纸,都是精美的艺术珍品,更兼挥洒其上的名家手迹,可谓锦上添花,韵味媲美。将这些书法艺术,荟萃一起,裱褙于洁白如玉、宽阔疏朗的经折装页面上,精美绝伦。《名贤书札》的辑制者,就是考虑到书笺和书法的特征特点,选用了这种装帧形式:既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这些墨迹不受磨损,又便于一次性展开,整体观赏。事实上,裱褙经折装,是保存尺牍信札的最佳形制。

二、《名贤书札》辑制者王步瀛

从前面的叙述可知,《名贤书札》钤盖有三枚藏书印:封面有“眉城王氏”、“仙州老人”藏书印,第二页有“眉城王步瀛字仙州子遁斋号息壤徐生”藏书印。据此推测,此经折装书札为王步瀛辑制。根据书签下方“己未四月”纪年可知,此书辑制于民国八年(1919)。

王步瀛(1852-1927)字仙舟(州),号白鹿(麓)。晚署“息壤徐生”。别署“遁斋”、“遁斋老人”、“遁叟”。陕西眉县人。光绪二年(1876)丙子恩科进士,官户部河南司主事。因庚子扈跸西狩,帮办军机章京,回銮,以护驾有功擢升员外郎,迁御史,官至甘肃甘凉兵备道。辛亥革命肇始,年近花甲的王步瀛作出了致仕选择,于1912年正月举家返里。《续修陕西通志稿》卷八四载,王步瀛“民国初委署提学使,以疾辞归。自为圻志,号遁斋。年七十六卒”。王步瀛“遁斋”之号当起自民国元年以后。

王步瀛和阎敬铭是陕西乡党:阎敬铭是陕西朝邑(今属大荔县)人,王步瀛是陕西眉县人。二人曾同朝为官,特别是同在户部为官。王步瀛曾官户部河南司主事。而阎敬铭亦曾任户部主事,光绪八年(1882)更擢升户部尚书。据《续修陕西通志稿》和《清史稿》记载,王步瀛与阎敬铭一样,为官耿直清廉,关心地方疾苦。王步瀛辑制《名贤手札》,盖出自他对乡贤和乡邦文献的重视。

三、《名贤书札》中的几通代表性信札

由于《名贤书札》收录书信有十七封之多,且诸多信札从未公之于世,故此,谨整理摘录其中四封,以资方家品鉴。

1.左宗棠致阎敬铭札(图见封二)

丹初^①仁兄大人阁下:

员青选同知,台从无西旋之意,殊为失望。陕西吏事颓废已久,酿成大

①丹初: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今属大荔县)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任户部主事。咸丰十一年(1861)任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1862)后历任山东盐运使、山东巡抚、工部右侍郎,参与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宋景诗起义军。光绪三年(1877)视察山西赋务,追究承恩等人罪责。八年升任户部尚书,查云南军费报销案。十年升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协办大学士,次年任大学士,授东阁大学士。十五年因反对慈禧太后筹银二百八十万两修建颐和园事,请乞回籍。十八年卒。谥“文介”。

厉，贤者尚以为乱邦不居，事可知矣。里差扰累无穷，克庵^①中丞立意禁革，已会衔刊发示札，通行流差名目概行禁断。即兵饷、军粮、军装、军火过境，不限其数而给以资助，数日后各郡县当有所见也。朝邑事上年欲加料理，旋以北援而止。其时鹤侪^②在秦，无可付托。今克翁能力任其成，已将尊臧付阅，会札办理。凡地方事系抚署专责，总督例驻兰州。秦事粗粗，即须渡陇，不能久于此也。

手此，即复请大安。

愚弟左宗棠顿首

同治七年嘉平初二日西安发十五日至解州

按：左宗棠此信写于同治七年（1868）十二月初二日，此时清军已基本完成了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围剿，腾出手来准备平定西北回民起义。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准备履任。但起自同治二年（1863）的陕西回民起义，范围遍及陕西渭河沿岸十多个县，包括阎敬铭的家乡朝邑（今属大荔县），后蔓延至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左宗棠在回复阎敬铭的这封信中，除了安慰阎敬铭顾念家乡安危的同时，特别说明自己重任在身，必须驻扎兰州，镇守西北。《左文襄公全集》书札卷，未收此信。

2. 李鸿章致阎敬铭札

丹初年伯大人阁下：

前奉廿九日手示，并唯大咨，当即密行扬州驻防华字营^③，会同运使，访拿张绍陵^④，务获。但恐其未回籍耳！琴轩^⑤函报已赴汶上，又闻运西之警

①克庵：刘典（1820—1879）字伯敬，一字克庵，湖南宁乡人。入左宗棠军幕，总司营务。后转战江西、江浙一带。在江西浮梁、乐平等地打败太平军李秀成部，因功升任直隶知州。同治元年（1862）任知府，后改浙江按察使。五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刘典率部追随左氏入陕，驻守潼关，任甘肃按察使。随即又被封为三品卿，帮办陕甘军事。七年，刘典再升为陕西巡抚。光绪元年（1875），刘典奉命率部开赴左宗棠营，帮办陕甘军务，直到1879年病逝于甘肃军营。

②鹤侪：乔松年（1815—1875）字鹤侪，山西徐沟人。道光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再迁郎中。咸丰三年，以知府发江苏，除松江，调苏州。擢道员，赐花翎，授常镇通海道。六年，从怡良驻常州，署两淮盐运使。

③华字营：淮军营伍以主要统领者的名字命名。吴毓芬（字伯华）在1862年冬成立华字正营。1865年4月17日，华字营赴扬州接防。1867年，由孔昭右统领华字营主力北上剿捻，餘部仍驻守扬州。1868年，吴毓兰（吴毓芬之弟）部华字营擒获捻军首领赖文光。

④张绍陵：黄崖山起义领袖张积中的儿子。曾为山东待补知县。后随父参加黄崖山农民起义，兵败被杀。

⑤琴轩：潘鼎新（1828—1888）字琴轩，安徽庐江县广寒乡人。淮军将领。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参与镇压太平军。受曾国藩赏识，令募勇立“鼎”字营。同治元年（1862）署江苏常镇通海道，后加按察使、布政使衔。四年率部北上，赴山东镇压捻军，后任山东布政使。十三年授云南布政使，光绪二年（1876）升任巡抚。

折回。日来,黄崖山^①剿办奚似?侄于初三日抵徐,适捻窜丰县,旋经刘军门^②击退,仍由金乡西去。有铭、丹二军夹剿,谅不久留东境也。舍幼弟所部桂字各营^③,暂令防济,俟贼远遁,仍恳另筹接换,以便腾出,赴豫游击。

肃复,即颂勋祺,不一一。

年愚侄李鸿章顿首

初九日

按:此信未注纪年。从信的内容和历史事实推断,此信当写于1866年10月左右。这时的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在现有叙述“黄崖山惨案”的资料中,未有言及李鸿章写给阎敬铭的这封信。当时在东平行营的阎敬铭,亦鉴于张积中之子张绍陵系山东待补知县,遂派员责令张绍陵随同丁宝桢所派员弁赴肥城,规劝其父出黄崖山自首。正如李鸿章信中所料,张绍陵早已乞假赴扬州,并进入黄崖寨了。阎敬铭又令缮谕,嘱已出山之吴载勋转交张绍陵,言明利害;复出示谕十馀通,遍贴寨门内外。此时的李鸿章将取代因剿灭捻军不力的曾国藩而署理钦差大臣关防。《李鸿章全集》书札卷未收此信。

3. 曾国藩致阎敬铭札

再伯尊:此次虽获三捷,然究系新将新兵,阅历太少。嗣后新得宿将劲旅为主,而伯尊一军辅之,乃为稳着。否则仍在东岸防河为妥。此间防守沙河、贾鲁河数部,分泛五百七十里,故不得不调幼泉^④来豫。当祈派兵接防。贵部万不可遽行裁撤。切商。再颂丹兄同年大人台安!

弟国藩又启

同治丙寅秋九月十七

按:曾国藩此信作于清同治五年(1866)。《曾文正公全集》未收。此时的曾国藩已完成了对太平军的围剿,被封为一等侯爵,在南京就任两江总督。但

①黄崖山:即山东长青和肥城之间的黄崖山。1866年11月,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捻军抗清斗争也已进入末期,在山东长青和肥城黄崖山一带爆发了一场抗清斗争。领导者为张积中。起义者聚集黄崖山一带,拼死抗争,死者数千人。后因势力悬殊,起义失败。这就是著名的“黄崖山案”,又称“黄崖山惨案”或“黄崖教案”、“黄崖事变”。

②刘军门:即刘铭传(1836-1896),字省三,安徽合肥人。以军功起家,是李鸿章淮军手下“铭军”的首领。

③桂字营:淮军桂字营约成立于同治元年八月,为张桂芳所统带。张桂芳系李鸿章皖北办团练时的旧部。

④幼泉:李昭庆(1834-1873)字幼荃,亦字幼泉,安徽合肥人。淮军将领,李鸿章幼弟。捐资员外郎。初投奔曾国藩湘军,率湘军五营驻防无为、庐江。1862年,从其兄李鸿章的淮军到上海并改隶淮军,在苏松地区与太平军作战。参与解常熟之围,并在攻克嘉兴、常州之役中立有战功。1865年,曾国藩督师剿捻,李昭庆总理营务,其间奉曾国藩之命招募新兵,并统领忠朴营四营以及泉字营和武毅军。李鸿章担任剿捻钦差大臣后,李昭庆率部在湖北、安徽、山东、河南与捻军周旋,并被提升为记名盐运使。1873年病故于天津,赠太常寺卿。

捻军大盛,僧格林沁在曹州阵亡。清廷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启程北上,督理围剿山东一带捻军。曾国藩设局布防,但处处不利。

4. 曾国荃致阎敬铭札

丹初仁兄年大人阁下:

前复寸笺,计达英盼。嗣以军事驰驱,久疏音问,辱叨雅爱,亮蒙鉴原。比想台候万福,定惬意颂。弟进薄金陵,师次南城外,倏已月馀。目下土工已竣,而苏常来援之贼日增日多,已逾五万矣。伪忠王之中队、后队,闻七月初间亦可到也。昔年攻安庆时,有多^①、李^②之军为之犄角,有鲍^③、成^④之军为之援应,故得以从容御侮而有馀。此次孤军深入,则全赖所部能读《挺经》^⑤,为挺世三十挺年八百之计,方可自立而不误。刻下,日以操练为事,冀幸技艺娴熟,临时以御大敌或有把握。弟今年所立马队二百名,至今未领得马枪,各弁勇金称小枪不合在马上施放,垂涎多军马队所领鄂台之莲花口马枪,最利征战之用。查此枪制造极精,他省罕有其匹。至于皖局初创,更不能及矣。弟思欲求利器为御寇之用,定为有道仁人之所许。顷具牍,奉恩中堂中丞赏发荆州所造花梨木壳头号真莲花口马枪二百杆,皮药葫芦二百个,并恩总局委员速赐解下营,以资战守之得力。一俟两院批准,

①多隆阿(1817-1864)字礼堂,呼尔拉特氏,满族正白旗人,清朝大将。多隆阿从1853年起先后与太平军、捻军等作战,历战豫、晋、直、鲁、鄂、赣、皖、陕八省。

②李续宜(1823-1862)字希庵,一字克让,李续宾弟,清湘乡县人。少时与李续宾同就学于罗泽南门下。咸丰二年(1852),随罗泽南在湘乡办团练。以文童从军,援江西、湖北,积功累擢同知。九年,授荆宜施道。十年,迁安徽按察使。十一年,擢安徽巡抚。胡林翼病歿,诏授续宜湖北巡抚,驻黄州督师。同治元年,命帮办钦差大臣胜保军务。袁甲三以病请去,清廷命续宜代为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全省军务。二年十一月,卒于家。诏加恩依总督军营病故例赐恤,谥勇毅。

③鲍超(1828-1886)字春霆,四川奉节人。行伍出身。咸丰初,先从向荣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调充湘军水师哨长。先后战岳州、武昌、金口,赐号“壮勇巴图鲁”。官记名水师总兵。咸丰六年(1856)募湘勇创立霆字五营,改领陆军。转战湖北、安徽、江西、浙江、广东、河南、陕西各地,再赐“博通额巴图鲁”名号,历官湖南绥靖镇总兵至浙江提督,封一等子爵加一云骑尉世职。同治六年(1867)率部赴陕西镇压捻军,安陆之战,被劾误期,辞官。光绪六年(1880)起任湖南提督。再募军驻直隶乐亭防备俄罗斯。中法战争爆发,率部驻防云南白马关外。谥忠壮。

④成大吉(生卒年不详),清湘乡人。入湘军,为湖北巡抚胡林翼副将,在赤岗岭之战中围剿太平军刘纶林、李四福部。相继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镇压太平军,以功补乾州协副将。后随左宗棠收复新疆,以功授提督。赐轻车都尉世职。

⑤《挺经》:曾国藩著。在《挺经》中,曾国藩系统地总结了为人为官的基本原则,如顺境中的修养与知足;逆境中的坚挺与忍耐;做事的勇毅与勤廉;做人的真诚与仁爱;决心时的虚心与明强;反省时的知耻与知悔。

时伏求阁下格外关垂，派弁拣选佳者惠赐早解，是为至荷。刻下，此间安稳如常，事恒舍弟扎江东桥一路，老营新营均有枵腹之苦。愧承拨□款项，以资湘恒千人之军实，则仅谋新军之盐粮，较易设法也。特爱琐陈上渎，伏维原宥。手此，不尽缕缕。

即叩勋安，统希心印不庄。

年愚弟曾国荃顿首

同治元年夏湖北臬署楼（六月十一日）

按：曾国荃此信写于清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一日。《曾国荃全集》未收。此时的曾国荃已补授浙江按察使。于五月攻克大胜头、秣陵关、三叉河太平军营垒，会合水师攻克头关、江心洲、蒲包州太平军垒，进军金陵城外，驻营雨花台。准备对太平军实行最后的围歼。但因孤军深入，情势十分危急，故向阎敬铭发出救援之信。此时的阎敬铭在湖北按察使任。

除了上述信札之外，册中还有何绍基、孙如仅、徐保字、祁隽藻、李鹤年、宋祖骏等人书信，内容也都和当时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有关。因篇幅所限，兹不一一胪列。

作者工作单位：陕西省图书馆特藏文献部

月朔年仙夫人閣下前奉
 手示並催
 古溪書印密行揚州駐防華字營
 同運使福寧張紹陵豫獲俾悲其未回
 藉手
 整頓圖款已赴收上又聞運西
 三
 折回日來黃峯山初梅蕊如

桂陽百枝標遠德富堂縣旌經劉軍
 學退仍由金鄉西去有銀具三軍夫刺
 諒不久留東境也舍弟高龍桂字多望
 軒堂防濤候賊邊備一仍懇
 另籌撫換以便騰出卦豫情勢
 勿誤止
 韋星如李渭
 方

文见第 97 页

西滄先生一週所止一書計畫示因整理在港遺書
及文件復奉告此事一在港未補遺書之書亦要
目前尚在修此目最限于遺書之箱之書其由收運
港之書的從目左列 等處必有之 將來須之
等處亦有之 遺書之書即如為應存港平山圖
之書 可函該館詢查 最多者在該館 館中多者乃
二 三 等處之書之目前 當時編製勿促不及查注該本
等之 中 亦擬向 等處補查補注 以為向日本詢問之
據此項工作 或由 等處辦理 更為省便 因該處
皆經 公署通 且有底冊 易于 港地也 現才已免人
將公相目系再鈔一份 以存 等處應用 此遺

義文書又引仍在港但並無確據言委為亞
有何確據也其言涉多事
義文書中抽出之書經力化人書論以失
去前書者在香港急悉其情
分之日力不無之強候候四時並對方健不自
為出言多所相其之外也
讀此書日示
以據感觸故其也況以首急考
有人足經冒賤謬云
公所好謹以奉
貽外亦一之即也
出之書
還卷
此書讀當存並見後
前呈我亦未談裁育一文曰國誠之云四角無刻本也

文见第 106 页